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上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嶠謂二殽函
函谷關也史記張良

曰關中左殽
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海

內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
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
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

戰國策
蘇秦說

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
於秦故曰連衡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

法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
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
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

蒙故

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

害之郡

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
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諸侯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
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

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史記
曰平

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
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
忌者魏安釐王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弟也為信陵君

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為從兼韓魏燕趙

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尸三萬以為二

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徐尚未詳蘇

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

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

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

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任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

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

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

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

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魏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

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

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

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

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

馬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

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

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田忌進孫

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

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

破之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以廉頗為趙將伐齊大

將而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

擊也叩或為仰言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

而不敢進

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作逡逡逃

秦無亡矢遺鏃

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散從

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

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

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張宴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

諸侯

記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周置三川郡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朴以鞭笞天下

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朴威振四說文曰敲擊也若交切

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史記曰始皇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

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卻匈

奴七百餘百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史記李斯曰請廢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隳名城殺豪俊

復阻以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鐻金人十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據億丈之

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漙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

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

三世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

樞戶為也氓字氓人也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

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

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

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

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於猗頓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漙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蒼

子曰揭立舉也巨列切莊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鋤耰棘矜不銛息於鉤戟長鍛所也

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耰音憂槿巨

巾切如漙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

鐔也鐔也鐔有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鐔也鐔也鐔有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鐔也鐔也鐔有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

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然蘇林曰招音翹

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而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

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

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

寡人獲先王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

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貌將以輔治寡人

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

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若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

也流議猶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

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
佛違也佛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

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

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闕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
比干直言於紂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闕龍逢此二臣

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
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

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元禮記

人並進春秋考異郵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滿

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
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
伐紂四子身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
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故卑身賤體說

色微辭愉愉逾煦煦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和悅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驩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

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

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

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

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

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是以伯夷叔齊避周

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然易容懼敬貌也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賤

者之事先生危坐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

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

子骨餘漆體而為厲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

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

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

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

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

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心合意同謀

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

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

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

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

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

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嗟乎余國之

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

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

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宮

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貧窮

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

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時變得應國無

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囿空

虛文王曰法寬刑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元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

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而君亡如可見如不可見

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名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

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

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

十寸則尺一躍三尺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

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

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

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蠶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蝥嗜膚蚊亡云切蝥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

翔四海文子曰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

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

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夫子曰無介

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文學曰何為其然也

晉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

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春秋

曰晏子曰吾子晉至於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

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歸晏子曰何為僕

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子何

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己而

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也非有積

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嫱西施

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曰毛嫱先施天下之姣也衣

元錫則行者皆止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先施西施一也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

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

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

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

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

長也鄭元周禮注曰結繳於天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

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擊與撇同也足

設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

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

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暉

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

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相見之

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

義之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人不識寡見劉

漢書注曰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

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

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

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德澤洪

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

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

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太子擊誦晨風

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

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

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

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

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彼晨風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對曰如何忘我實多此自

以忘我者也如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

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

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

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

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砥夫凡人

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砥類玉張揖漢書注曰砥砥石之次玉者

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廣蒼曰快忽忘也快他沒切

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鑛與礦同

瓜並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

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廣雅曰

命名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固不覆

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貌也明君

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

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迪一人有事於四方

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

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風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

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民可比屋而封

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與昔

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

如清風列於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色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

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

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

聖德莫不霑濡江邈眉耆耆之老有白黑雜色咸愛惜

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之涓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

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情感發謂

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

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

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

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

廖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

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卿見太子太行

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潦行潦

子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鱮鱮並逃九罟不以為虛

爾雅曰鱮郭璞曰今泥鱮也鱮似立切鱮且由切郭

璞山海經注曰鱮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罟之魚鱮

罟爾雅曰九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春秋

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夷齊恥周而遠餓文

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

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

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縉禮記曰

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二客雖室計沮與議何傷

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

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

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

春秋曰開春始杓乎鼓鏗耕苦鏘羊七而介士奮竦

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

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

之愚感之以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文學夫

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

公九合諸侯臣之力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

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蟋蟀俟秋吟字游由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

萬物觀蟋蟀秋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

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人由意合物以類同

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

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故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

人之畧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

力一人之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

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於泓

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

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

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其齊桓有管鮑

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齊桓公九合諸侯

任之以隰甯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

匡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晉文公有舅犯趙衰楚取

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

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子杜預

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

有王由五殺攘卻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西戎將

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

未嘗不以驕奢也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

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然後可圖穆公曰善乃使王廖

以其女樂二列遺戎之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

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楚人許予之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

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

業也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

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於邲晉

師敗績邲句踐有種蠡濞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

步必切績邲句踐有種蠡濞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

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與大夫濞庸種蠡謀

破之吳王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春秋

自殺也曰孟嘗君問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

何也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

魏文侯問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

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

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

閔於莒昭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師燕

樂毅為魏使於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夫以諸

齊破之追至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

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

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

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毛萇詩傳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

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

不風馳雨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瀉詠德之聲盈耳

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猶條

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

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

願推主上宏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甯

也濟濟多士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

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

厲貞廉漢書宣帝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

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事祿薄

其益吏奉什五減膳食卑宮觀宣帝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省

官田損諸苑宣帝紀曰池籩未疎絲役振乏困宣帝紀曰流人

歸還勿算繇事又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宣帝紀曰疾

遣使者振貸乏困宣帝紀曰朕

甚愍之災朕閱耄老之逢辜憐縲經之服事宣帝紀曰朕

傷人他皆無坐又曰百姓遭縲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

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

匿宣帝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子尸

不然哉毛詩大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

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
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廣雅曰削急也謂處位而

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執虎攫懷殘秉賊子孟

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

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

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

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溘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

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故大漢之為

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

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徭惶遽也論

睦孝經曰民用和睦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

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暉

洪洞朗天宣帝紀曰薦登於天或登於地鳳凰來儀翼翼邕

邕羣鳥竝從舞德垂容宣帝紀曰鳳凰來儀爾雅曰翼翼

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和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

紀曰神雀儼集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帝紀曰甘露降

九真獻奇獸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

盛哉尚書曰成則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

元命苞曰天命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

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

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周公受秬

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受秬

曾而鬼方臣周公受秬宣王得白狼而夷

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

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

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

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

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

蠻天性憍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賤老貴壯

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

射獵為生業習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

戰攻以侵伐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鳥集獸散

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奔狐馳兔獲

郭刈則顛倒殪伊史記曰匈奴射追之則奔遁釋之

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是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

能綏驚邊杞土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

棲戎車既飭四牡駢駢載是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

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史記曰日逐王先賢

曰揮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

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于剪髮黥首文身裸方袒徒

編蒲結計沮頰焦齒臬矐閑剪髮黥首文身裸果袒徒

之國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

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臬矐也黥靡不奔走貢

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

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飛鳥翕翼泉魚奮

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元曰明王之時人不

則踴躍是以刺史感懣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

能究識鳥感切敬導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

仁義飽於盛德毛詩曰既醉以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二

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
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眾囂

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
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麻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 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
麻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麻數謂天道也

元后謂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

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

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

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漢書贊曰春秋晉史

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帝系曰帝堯封於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斬蛇著

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

帝之符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道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

故由是言之 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春秋河圖揆命篇曰

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豐功厚利

積累之業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於神明

流澤加於生民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

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孟子曰祭而百神享之何曰使之主

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未見運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

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運世五行更

也不紀不為人所紀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世俗見

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

起布衣而以帝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

取天遊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隗

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孟子曰

春秋而亂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

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

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思有裋褐之襲擔

石之蓄韋昭曰短謂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

擔與一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為

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墨子

乎溝壑惡在其為人父母也

富治亂固有天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

命不可損益也

得而妄處哉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

天因祚之為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

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史記曰項籍

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又況么麼

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不及數子而欲闔干天位者乎鷓冠子曰無道之君任

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是故駑蹇之

乘不騁千里之塗廣雅曰駑蹇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駑

所謂貴驥者為鷺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史記陳涉曰

鷓鴣一志哉韓詩外傳蓋賁曰夫梁稅之材不荷棟梁之

鴻鷓鴣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任應劭曰爾雅曰栢謂之棗稅侏儒柱善曰說文曰栢

斗笥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笥竹筥也受一斗

也算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周易鼎卦之辭也

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

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

氏以甯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

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

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

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

宰相封侯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

福之機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全宗祀於

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

達有命吉凶由人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嬰

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

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

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曰高祖寬仁五曰知人善任使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如不及用人如由己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流順趨時如

響起左氏傳叔向曰變通者趨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

之策漢書曰鄼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拔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

攝衣謝之延上坐酈食其乃說沛公襲陳留悟戍卒之

言斷懷土之情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

固是日車駕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漢書曰上欲廢

西都長安者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

及助也於是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

後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於行

陣收陳平於亡命

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

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若乃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矣略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

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漢書曰高祖

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債貫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

雲而知所處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

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見始
有五色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漢
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

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韓信

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
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

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

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昭章

曰厭合也善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

命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命無以為君子也則必喪保家之

主失天年之壽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

山中之木以不材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

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距

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

笑韋昭曰幾望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尚書

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

也少子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連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驥駉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羗內怨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

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

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曰東方朔枚舉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

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

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

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

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

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

巧拙有素雖有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

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

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

易失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强力貧賤

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元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

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於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三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

曹爽爽不能納為宏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曹爽爽不能納為宏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曹爽爽不能納為宏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曹爽爽不能納為宏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致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

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

孝宣帝稱良二千石乎此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

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兼親疎而

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

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論曰秦并兼諸侯山

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苞茅不貢齊

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

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
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為宋役亦
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亦

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漫以陵遲漢書

漫以二霸之後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

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未改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

脣吻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

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

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稽史記曰越王句踐自會

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
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

并其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
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簡降為

庶人猶枝榦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

贊曰暨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
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誦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

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至於
取勝賈誼過秦論曰九國之師逃遁而不敢進

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

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

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若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

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
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
本為不可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

矣周易否卦之辭也鄭元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

存將危也王弼曰心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

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

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
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

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
之輔外無尺土蕃翼之衛孔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

置錐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

肱獨存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灑灑之海濟

楫如航何通俗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宴然自以為關

文曰櫂謂楫也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

過秦論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溘于越

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

常闕止為左右相田氏殺闕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於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亂滑讖曰陳滅始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

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

為書賜公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

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

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不能改

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

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

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

決事無大小輒決於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史記曰二世齊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

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

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遂乃郡國離心

衆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勝廣唱之於

前劉項斃之於後

史記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

吳陳奮其白挺之向使始皇納溇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

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

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

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

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

眾曾子曰烏合之眾初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

羽東城即皇帝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

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

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

聖王之烈今漢獨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

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

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

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東牟朱

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

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

弟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

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

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

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

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

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

之事文帝不從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

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

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漢書曰晁錯數言吳

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祖初定天下諸子皆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

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

楚趙亦皆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

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

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

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

帝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

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析自是齊分為七遂以陵遲子孫

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唯得衣

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漢書曰列侯

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

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 至於成帝王

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

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至乎哀平異

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漢書班固贊曰

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

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郅卿侯閔以莽由斯言之非宗子篡位獻神書言莽符封列侯郅音吾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

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

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

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元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

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

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牋曰中外宗廟焚為灰燼宮

室變為秦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

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漢書

注曰資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

究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

墟埽除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

杜預曰鯨鯢大魚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

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

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

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

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

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

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相與

維持非所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

諸陵蓋亦強榦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

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

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

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聘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

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
 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
 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
 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此司馬相如諫獵書曰且墉基不可
 雖小可以喻大
 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
 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
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
 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
 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黑墳
 孔安國曰色黑而
 墳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

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
 矣

博奕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
 也六著十二碁也揚雄方言曰圍碁自

關而東齊魯
 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
 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
 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

諱改
 之也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
 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

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甯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

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

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

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取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事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

園圃其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精如此

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

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

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

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

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

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

冬講論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不怠

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

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

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

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丁古切賭記被切廉恥之

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過一枰之上所務不

過方罫古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

之上者張置疏遠多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

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罪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

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皋絕遮要

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

始帝將相不能防衛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

而令罪中死棊皆生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

其道廣雅曰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圍棊

賦曰略觀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

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考之於道藝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奕棋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

我者而空防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

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

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左氏

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班固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

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忘食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

得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勇略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龍鳳五彩故以譬武

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百行兼苞文武

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並鶩賈逵國語

興摘暴學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注曰旌表

並鶩

孝經鉤命決曰

並鶩

也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

嘉會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

之士宜思勉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使名書惜愛也

史籍勳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統叔為文乃君子之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

三百孰與萬人之將邯鄲滴藝經曰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

一百五十枚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質博奕矣

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元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

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

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

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文五十二

十一

